

我老公（现在是前夫）和我谈了两年恋爱，去年 8 月领了证，打算过年回老家办婚礼。

11 月，我出差的一个晚上，他发了张洗澡后的照片给我。照片里，他裸着上半身，镜头对着盥洗台上的镜子。

他在向我卖弄身材，我却敏锐的发现，我的小黑瓶换了个位置，从置物架上到了置物架下。

他一个大男人，用女生护肤品做什么？

我怀疑家里有女人，但当时不可能赶回去，也不想打草惊蛇，而且，万一猜错了怎么办？

12 月中旬，我再次出差，并故意提前回来，见他不在家，就给他打电话，他说和哥们儿在酒吧，我直接去了我们常去那家酒吧。

他确实和哥们儿在一起，坐在靠窗的卡座里，哥们在起哄，他和他的「好妹妹」抱着在啃！

站在进门处的酒架玄关后，听着他们高声地起着哄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所有细胞都叫嚣着：

冲过去，冲过去！撕烂这群混账！

1

我老公叫张迪，是我初恋。

我不是那种很美的女生，在张迪之前，没有人追过我。

当年张迪追我，我表面矜持，内心却怀着小庆幸和感激，只假装犹豫了一个晚上就答应了。

他也不是帅气的男生。

我以为丑一点安全，不会在外面招摇。

我们很快在一起。

我巴心巴肝对他好，我知道他有个白月光，是他的初恋，我看过照片，确实长得比我好。

就是他正在啃的那个！

一年多来，白月光和她第 N 任男朋友分了，找张迪哭诉。

张迪这个万年备胎，天天请吃请喝安慰她，我虽心里不舒服，但张迪赌咒发誓，叫我相信他人品，说白月光现在只是他「妹妹」。

白月光更是一口一个「嫂子」，一会儿倾慕我的才华，一会儿夸我是业界精英，一会儿说我御夫有术，说张迪对我多好多好.....

彩虹屁一个接一个，夸得我信以为真。

加上白月光确实漂亮，和张迪站在一起，活脱脱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渐渐地，我对他们失去防范。

上个月领证时，白月光还专门请我们吃饭，祝我们白头到老，说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通过张迪认识了我这个嫂子！

如今.....

这算什么？！

我冷静下来后，掏出手机，「啪啪啪」把他们抱着啃的场景拍下来。

万事都要讲证据，就算离婚，就算闹上法庭，谁主张谁举证，我得呈上个东西。

从这家酒吧出来，我到隔壁酒吧，找了个能看见这边门口的位置，点了杯威士忌加冰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那对狗男女搂搂抱抱上了同一辆出租车，我尾随而至，竟看见他们回到我和张迪的住处！

这是我们专门为结婚买的房子，刚搬进来不到半年。

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！

我坐在出租车上，指甲深深掐入肉里，眼睛瞪得生疼，脑海里全是冲上去手撕贱人，又或者捉奸在床的场景……

然而，理智告诉我：

这个时候手撕，结果不外乎简简单单离婚，对他们没有半点损伤，甚至有可能，这两人联合起来把我揍一顿！

这年头，社会新闻版，原配捉奸，老公连同小三把原配揍一顿的事儿还少了吗？

「小姐，你下车吗？」

「不了。」

我报了附近一家酒店的名字，我需要好好想想下一步怎么做，他们的软肋是什么。

2

几分钟后，张迪的电话打过来。

我看着来电显示上「老公」二字，想起回来时放在客厅里的行李箱，迅速揉了揉脸，深吸了口气，这才接起电话——

「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？是不是回来了？我刚从酒吧回来，喝高了。」他的声音满是疲惫，装得很像。

「我回报社了，专题出了点问题，所有人都在加班，不知道要忙到几点！」我忍着恶心，语气暴躁，「哎，先不给你说了，烦死了！这工作还有完没完！」

「那你快忙，我等你。」张迪挂了电话。

我冷笑。

等我？怎么等？和白月光滚床单等吗？这种事情，从前发生了多少次？

刚才他们进门时，看见行李箱吓一跳吧？！

我买的房子，凭什么睡酒店的是我？！我今天的所有委屈，都要他们加倍奉还！

那天夜里，我彻底失眠，一直在盘算.....

3

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在洗漱。

张迪给我打电话，肉麻问我工作做完了吗？说心疼我，爱我，叫我忙完后赶紧回家休息。

我对着镜子翻白眼，嘴痒痒想问他「床单洗了吗？房间通风了吗？骚味儿还有吗」，忍下后回答，「刚忙完，和同事吃个早饭就回。」

上午 10：00，我回到小区。

【第一件事不是回家，而是到小区物管处。】

我谎称家中失窃，要求调取我们那层楼的监控。物管小妹妹认识我，带我到监控室，还专门给我匀了台电脑。

我头天晚上已经把最近半年的出差时间列出来，坐在电脑前一个个时间段的找。

那两个人，果然不要脸，每次还没进门，就已经抱着啃了起来。我们小区的监控视频保存时间是三个月，我在三个月的时间段里，找了四段他们抱着啃进门的视频。

麻痹，要搞到外面去搞！

我趁着没人注意，迅速用小 U 盘把那几段拷贝下来。

【第二件事才是回家。】

战场打扫得很干净，能打开的窗户都打开了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垃圾桶里半点垃圾都没有。

我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，脏衣服丢在洗衣机，干净衣服挂在衣柜里。

若不是亲眼目睹了昨夜的一切，我怕还会继续以为找到了真爱且体贴我的男人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随手拿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 iPad，【打开微信】。

这个男人，因为喜欢「吃鸡」（打游戏《和平精英》），微信常年登录状态。

我先看了他和白月光的【聊天记录】。

删得并不干净，却很聪明，言语中没有任何暧昧，也就是正常约饭的时间地点，且全是我会参加的。

我冷哼，打开【「我」-「支付」-「钱包」-「账单」】，所谓百密一疏，上面每一笔从微信出去的开销都清清楚楚。

发红包是日常，大小都有。

然后是酒店的，看时间和价格应该是钟点房；情趣用品店的，不知道买的是什么；还有商场，花店，甜品店的众多开支.....

这两个人，挺频繁的。

我没截图，而是用手机拍照，免得在 iPad 上留下痕迹。

最后才是【打开炒股软件】。

我是财经记者，和圈内很多大佬熟，这几年跟着他们赚了不少钱，特别是股市。

张迪炒股是我手把手教的。

他的账户密码都是我给申请的，他没改密码，方便我偶尔帮他操作，我拉了流水账出来，手机录了段视频。

我和他虽然没办婚礼，但在法律上，那是实打实的夫妻。

我不图他的钱，但我也也不想我的钱被他算计了！婚前财产好说，婚后这半年还真不好说。

有了这两份流水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各自理财，他收入的绝大部分在股市，另一部分，微信支付账单显示得清清楚楚，花在白月光身上呢！

说来可笑，我和他在一起两年，共同生活的开销基本花我的钱。

我不是那种有了男朋友，就得让男朋友养我的人，我家的家庭教育是：

【女人经济要独立，婚姻才有底气。】

而现实生活，很多时候是：

【男人把钱花在谁的身上，就会爱谁多一点，男人心疼钱，就会心疼女人。】

4

下午3点，张迪给我打电话。

一是问我休息好了没，二是约我晚上在外面吃饭，说我「出差+加班」辛苦了，要好好犒劳。

「还有谁？」我装作很随意地问。

「昨天才和兄弟们喝了酒，今天不叫他们了。」张迪想了想，「周月说好久没见你了，要不我问问她？」

周月就是白月光。

「行，刚好带了伴手礼要给她。」我笑着说，「你不许提前说，不然惊喜就没了！」

张迪一口答应，问我怎么没有给他买礼物？

我心下鄙视，唇边笑意不减：「当然有了，晚上给你！是你喜欢的。」

张迪在话筒那边亲了两下。

这样亲昵的小举动，我以前受用极了，现在只觉恶心。

张迪叫我再休息一会儿，晚上见。

我哪敢休息？内心熊熊火焰让体内每个细胞都在燃烧。

我「咻」的站起，先给「跑公安口」的闺蜜打了个电话，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，我需要监听器，问她除了某宝，还有哪里能买，立即马上就要。

她说电子城，并给了我一个店铺的名字。

我道了声谢。

闺蜜「哎」了一声叫住我：「胜男，我可提醒你，监听这事儿是违法的，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，法院不受理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一旦被抓，情节轻的，《治安管理法》，5 日以下拘留或 500 元以下罚款，重的就《刑法》了。」我说，「放心，不会扩散，更不会蠢到做证据，我会很小心不会被发现，我就想看看张迪到底是人是鬼！」

闺蜜再次提醒我小心：罚款事小，留下案底事大。

我「嗯」了一声，飞快洗澡、换衣服、化妆.....

5

吃火锅的地方是我们经常去的那家。

我给白月光送了一支 A 牌的口红，又配了一支手工唇膏，监听器贴在手工唇膏的内管底部。

我给她说，手工唇膏是我亲手做的，出差的时候，有半天闲暇，就在店里学做了几支。

白月光抱着我的手臂，蹭了又蹭，一个劲儿的夸我能干，不但会炒股，还心灵手巧，连唇膏都会做。

至于 A 牌的口红，她明显更喜欢，眼睛里闪着光，说刚好没有那个色号，夸我敞亮大气。

张迪在旁边看着，假装吃醋地说，我对白月光比对他还好。

「那是自然，我比你好看！」白月光撒娇地瞥了他一眼，「胜男姐若是男生，我肯定主动追求她！」

张迪笑着点餐，在菜单上勾勾画画。

我瞟了几眼。

怎么说呢？

很多细节，当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，是不会发现的；可当信任崩塌，每一个细节都是疑点。

张迪勾菜品时，最先勾的是白月光喜欢的，然后是他喜欢的，最后才是我爱吃的。

我暗骂自己从前蠢，白月光这种存在，根本不该掉以轻心。

火锅吃了一半，张迪和白月光有一搭没一搭问我，这次出差有什么收获？临近过年，有没有什么好股推荐？

这是日常话题，每次和他们一群人吃饭，聊得最多的就是股票，基本是我叫他们买什么，他们就买什么，也基本都能赚。

这一次，我没立即回答。

我说要好好研究一下，买个普通的，和大盘持平没意思，得找个大牛，狠狠赚一笔。

那两个人眉开眼笑。

我也在笑。

我不是善男信女，别指望我被绿了后，还帮你们赚钱！

6

送给张迪的是一个 L 家的钱夹子，比他之前的钱夹子高出了不止两个档次。

「我以为你就记得周月，看你对她比对我还好。」张迪坐在我旁边，美滋滋地把各种卡片从老的钱夹子换到新的钱夹子里。

「哪能呢？」我削着橙子，心想我 TM 以前真是犯贱，嘴上笑着，「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说白了，也是想给你争口气。我就是想告诉她，没了她，你一样过得好，而且能过得更好！」

张迪坐的位置在我后方一点，我能很清晰感觉到他看着我。

若是以前，我肯定会以为他又被我感动了，如今，我只觉可笑。

他心里想的是「傻瓜」吧！

这世上哪有那么多「感动」与「被感动」，大多数时候我们以为的「感动」都只是「自我感动」。

「胜男，你对我真好！」他从后面抱住我。

我心里烦腻，感觉恶心，脏。

我不是有洁癖的人，耍朋友之前，他有多少女人都与我无关，可现在，我们是夫妻，他再在外面乱搞，我就觉得脏。

我把削好的橙子分一半给他，催促他吃了就去洗澡。

他可能误会了，三两口把橙子吃完，表示「立即马上洗香香，为老婆服务」，我笑笑，慢条斯理把另外一半橙子吃完，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监听器塞到钱夹子里。

现在的钱夹子，除了身份证经常用，社保卡偶尔用，其他各种卡，银行卡也好，贵宾卡也罢，一年用不了两次，基本就是个摆设。

我不担心他会发现，就算发现，不认就是了，再说，我只打算偷听几天，等监听器没电了，随便找个机会把监听器丢了。

7

监听器的软件没在我日常用的手机上。

我头天买监听器的时候，顺便买了个二手手机，找同城快递送到报社，收件人是我。

那时的我，做梦也没想到——

安上监听器那一刻，就等于推下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，之后，每一个骨牌倒下，都仿佛开启一个潘多拉盒子。

人性的恶，像深渊里的龙。